

爱情小说系列

空江烟浪

林燕妮著



第一章 与君各记少年时

“知音十一时”虽然不是电视台黄金时间的节目，却是观众谈论得最多的节目。

主持人乐知音的美貌和修养，令人惊异，她只不过二十七、八岁，两年前才加入电视台，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乐知音的机智、幽默和见识，令那清谈节目充满欢笑声，不但被她访问的名人感到如沐春风，连观众都得以解掉心结。

每星期一晚十一时至十二时，便是她的时间了，“知音十一时”将各界名人和观众打成一片。能令知名人士毫不拘谨地畅谈一般记者所访问不到的，能令观众来函如雪片飞来的，只有乐知音办得到。

她的乐观和积极，鼓舞了不少失落的人。

她跟娱乐记者很合作，不过她有条不成文规例：只可以问她加入电视台之后的事，以前的一句都不要谈。

众人只知道她是单身，至于学历、家庭背景，和未回香港之前在什么地方，做什么工作，始终是一个谜。

她的开朗谈笑和如烟似雾的背景，刚好是个强烈的对比。

无所不谈中那一抹神秘感，令人们猜测更多。不过乐知音从来不理睬那些报导。

每星期二下午，便是监制、编导和资料搜集小组跟她开会的时间。

这个下午，乐知音如常的到达电视台，停好她的本田白色小汽车，穿着牛仔裤，套上件松身的半旧浅蓝茄士羊毛衣，搭上张像大毡子的粉黄色披肩，穿着半跟花布补缀小靴，头发长长直直的钻出车子。

北风把她的长发和披风吹得飞扬潇洒，记者们情不自禁地拍了几张照片。

没化妆的乐知音从来不介意素颜拍照，她有两道弧度美丽，不用修饰的眉，大大亮亮的眼睛，浓而向上翘的睫毛，粉红的小嘴和一脸晶莹雪白的皮肤。

记者们跟她混得很熟了。

其中一个问：

“乐乐，邻台请了位才女主持个节目，要跟你正面相碰呢。”

乐乐是她的浑号，她整天都笑的。

“我知道，叫做‘名人榜’，十时四十五分开始，比我的节目早十五分钟。”乐知音的笑容在呼呼北风中依然灿烂。

“你不怕人家胜过你吗？”又一个记者问：“对台才女扬言要打败你呢。”

“没人可以打败我的。”乐知音一本正经地说。

这样的大言不惭，乐知音似乎没试过。

看见记者们诧异的神色，她的小嘴笑出一排小白牙：

《我都不求胜利的，谁可以打败个不求胜利的人呢？我只是求好而已。只求打败一个还未完美的人而不求好，有什么意思？”

记者们心想，对台才女听见一定气得七窍生烟了。

“乐乐，闻说她的第一炮是邀请天皇巨星李顾做嘉宾呢。”

一个记者说。

乐知音望了记者们一眼，直觉到他们的消息是准确的，没说什么。

“李颀这么红，为什么一直没上过你的节目？”记者们问。

“嗯，”乐知音垂头看看手表：“开会时间到了，我得进去啦！”

在电视台那小小的工作室里，“知音十一时”整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讨论。

“我不担心，知音潜力未尽的。”编导说。

“可是人家头一炮便请李颀来助阵，才女再不济，李颀的吸引力都足以补救了。你说嘛，所有女人见到他都要昏倒！”说话的资料搜集员是女的。

“男性都喜欢他，他没脂粉味，男子汉的气息重，根本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男的资料搜集员说。

“就是不明白知音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访问他。”监制说。

“不明白什么？”乐知音的粉黄披肩一阵旋风似的卷进来了。

“李颀。？监制定睛看着她。

乐知音嫣然一笑：“幸好你们是在谈李颀，而不是谈才女。”

“你吃醋了？”编导逗着她。

“不是吃醋，想加薪而已，我没钱换新车子。”乐知音扯掉披肩坐下。

“对方一跟我们打擂台，你便乘机耍花招要求加薪？”

乐知音点着头：“不但是乘机，而且是乘人之危！”

跟着一串玩世不恭的笑声，监制不晓得她是作真还是作假。

“知音，你的薪酬不算少了，一万块钱一个辑。”监制最头痛的便是艺员要求加薪。

“比我的月薪还多呢，我每月只得九千块钱。”编导忍不住吐苦水。

我们两个更境况堪怜，才五千块一个月。”女资料搜集员叹了口气：“公司却赚大钱。”

那新加入才半年的男资料搜集员本不敢说什么，但这么多人说了，便胆壮了，虽然声音还不敢壮：“我只有三千五呢。”

监制无法不控制秩序：

“你们要开节目会议，还是不开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开！开！同志们，总有一天苦尽甘来！”

“李硕。”监制再提出这个名字。

乐知音说：

“他已经在本台很多节目亮过相，不怕观众看厌吗？”

女资料搜集员是个李硕迷：

“怎会看厌？看都看不够才是。”

一直默不作声的女助理编导首次开腔：

“要不是李硕红得街知巷闻，人们还不晓得‘硕’是音‘其’，仍在念‘李斤’呢！”

“知音，怎样？”编导问。

乐知音垂着她那长长的睫毛，仿佛在想着另一些事情。

“你不反对我们便去约李硕了。”编导说。

“唔。”乐知音应了一声。

“要快，我们这集一约好李颀便马上录影，下周一便播出，总得比邻台快。”监制打定了主意。

乐知音仍不作声，一反她平日的积极热诚态度。

“知音，不用担心。”女资料搜集员说：“李颀的资料，我倒过头来都背得出，明天便可以提供问题给你。”

乐知音抬起了头：

“不用。”

编导奇怪地问：

“人道你也是他的忠实影迷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不用给我资料，也不用预先录影，下星期一直播。”

众人你看我我看你的，最不自在的是编导，因为“知音十一时”从来未试过直播。

“假如李颀要看过录影才肯呢？”

乐知音坚持：

“直播。录影了便当了，我要最起初的李颀。”

“既然知音这么有把握，直播也好。”监制说。

“还未约李颀呢！他那么多组戏在身，怎知下周一晚上他有没有空？”助理编导有点担心。

“其实，”编导说：“由知音亲自挂电话去约好得多，诚意点便行了。何况，知音是本台著名的才貌双全的大美人！”

乐知音说道：

“要是他愿意来，谁挂电话去他都会来。要是他不愿意来，我挂电话却他也不会来。”

监制就是怕乐知音不肯访问李颀，目前看来她肯，便立刻拍板：

“一约好了李颀马上叫公关部发新闻，宣传部播宣传片。”

“对，我们要对台出师未捷身先死！”编导好像扛着枪杆子一样：“岂有此理，看见我们做得出色便模仿！”

“那谁去挂电话？”乐知音眼睛向众人一扫。

女资料搜集员羞答答地说：

“我挂吧。”

说完不禁双手捧着扑扑跳的心：

“哎呀，我好紧张！”

乐知音耍她：

“记住，楚楚可怜点，大明星也有恻隐之心的。”

“要是……要是他真的要拍戏不能来呢？”女资料搜集员问。

乐知音格格地笑了：

“那末你便哭吧，傻丫头，男人最怕女人哭的。”

散会了，乐知音开着她的小汽车朝喇沙利道去，那是个两房一厅，一千平方尺左右的公寓。

编导在电视台拆阅着观众来信，看观众有什么值得回答的题目。

其中有一封根本不是题目，而是观感。

编导把监制叫住了，把信扬扬……

“乐知音小姐有着掩不住的高贵和豪华气质……”

监制看了，若有所思。

“我都有这个感觉，真奇怪。”

编导亦有同感：

“知音是有点古怪的，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老是不肯提过去一句。”

“然而，”监制说：“既然上得电视面对广大的观众，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”

“不是见不得人，”编导不同意：“也许太登样了，例如家庭背景太富裕之类。”

“我看不是那么简单，”监制说：“以她的年纪，虽然笑声朗朗，却好像经历过很多事情似的。”

“她是正经人来的，你别想歪了。”编导跟她相处了两年，“她半根风尘骨头都没有。”

“我不是怀疑她出自风尘，那是扮都扮不来的，但我老觉得她有点掩不住的沧桑。”监制道。

“你怎留意到的？”

编导不大高兴地说。他跟乐知音一起工作的时间比监制多十倍免不了对她有拥有感。

监制得兼顾几组工作，跟艺员的交往不算太密切，但乐知音是单人匹马肩担起一个节目的，对她自是留意多些。

“当她独坐一隅，不是面对记者或我们时，神情是有点迷惘的。她爱笑，也许是掩饰她的哀愁。”

“不！”编导更正：“是逃避哀愁。”

聊不了多久，女资料搜集员雀跃的跑进来，兴奋得喉头都紧了：

“真料不到！真料不到！”

“约到李顾了？”编导一看她的神情便知道是好消息。

女资料搜集员打鼓似的点头：

“大明星，一点架子都没有，一口便答应了。”

“答应了什么？几时有空？”编导问。

“他天天都没空，但答应下星期一从片场赶来，给我们一

个半小时，他准十点半到。”

“要不要我们派车接送？”编导问。

“不用！”女资料搜集员双颊飞红：“他还问我要不要他顺道送我呢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他。”

“可惜你大清早九时便要上班了。”编导说：“告诉乐知音吧，至少他们有半小时对对稿。”

星期一到了，记者们早已齐集录影室外等候李颀。

十时半，李颀身长玉立的身影出现了，双眉上扬，鼻子高高，方方的下巴有道东方人少有的凹痕，穿着套卡其布的兵士戏服。

对不起，没空换衣服，就这样上镜行吗？访问完我还得赶回片场，这套衣服要连戏的。”

李颀客气地对迎接他的监制、编导、助理编导和资料搜集员道歉。

众人看得出他很累，大概拍片拍得几天几夜没好睡了。

记者们闪光灯齐举：

“李颀，请望望这边！”

“李颀，请望望镜头！”

他都含笑一一照做了，让娱乐记者们拍个痛快。

他一边走往二号录影室，一边消付着记者们问这问那，挥洒自如显得很亲切。

编导看看表，十时四十五分了，便对记者们说：

“李先生得进厂了，节目播完后再拍照吧。”

有位记者带头要求：

“请李颀和乐乐一块儿拍张照片。”

助理编导才想起：

“知音到哪儿去了？还没化好妆？”

“进厂，进厂，我们得上控制室去了。叫知音进去准备，没时间了。”编导急煞了，李頔和乐知音两人既未见面，又没彩排过，节目这回是直播而不是预先录影的，他心里紧张。

乐知音已坐在二号录影厂的沙发上了，穿着套粉蓝色的简单衣服，长长的直发全往后披，头上戴了个钉着朵仙奴的白茶花头箍。

女资料搜集员介绍着：

“这是我们的主持人乐知音小姐，李先生不用介绍你都认得啦！”

“当然。”乐知音有礼地站起来跟李頔握手。

李頔握着她的手整整一、两秒，眼睛没离开过她的脸孔。记者们一见这情景便咔嚓咔嚓地拍了一阵照片。

“李頔那双眼睛迷死人啊！”一个女记者跟另一个女记者窃窃私语。

场务主任高呼：

“请各位静一静，知音，李頔，请坐下。”

灯光师好不容易才等到李頔坐下，调整灯光。

乐知音一向惯坐那个位置，灯光不需要怎么调整。

一号和二号电视摄影机在试取角度给编导看。

收音员拿着小指头那么大的米高峰夹在李頔襟内，李頔熟练地把微型米高峰的电线藏在外衣里面。

“知音，李頔，试试声。”收音员戴上耳筒。

李頔轻轻地清了清喉咙：

“几时再找我？任何时间，或者永不。嘿，电视剧本，怎

样?”

收音员拇指头碰食指头的向他打了个○形手势，表示行了。

“李颀先生，李先生，李颀，怎么称呼？”乐知音干脆用这个做试音。

收音员打势表示满意了。

“你知道应该叫我做什么。”李颀用手掩住扣在身上的米高峰低声对她说。

编导在控制室按钮通话：

“李先生，对不起，没时间让你们彩排一次。”

李颀悠闲地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知音，你妥当了？”编导问。

乐知音点点头。

编志在控制室对戴上耳筒的摄影师说：“二号机，给我个李颀的正面大特写。”

二号机照做了。

编导对助理编导说：

“李颀的样子很疲累，不过没办法了。”

场务员的开始倒数：

“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……”

李颀闭上眼睛再张大，眼珠子溜两溜，双眼便炯炯有神，疲累的样子像奇迹般消失，一片精神爽利。

“他是天生吃这行饭的。”监制站在编导后面观察着。

节目开始了，工作人员都有点紧张。

李颀跟乐知音既不相识，又未彩排过，不晓得乐知音怎么开始。

乐知音望了李颀一眼，笑着说：

“天有不测风云，李颀，怎么你来了？”

她从容自若的开口，众人马上松了一口气。

李颀笑着对她说：

“人有旦夕祸福，今天我落在你手中，不晓得是祸是福呢？”

乐知音说：

“别把我形容得那么可怕，我们跟观众一向有乐同享的。”

“怎么不说有祸同当呢？”李颀像在回忆：“我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与我有祸同当的人。”

“比如呢？”乐知音微侧着头。

“跟你说个故事。对，跟你说个故事。”

李颀双手放在后脑勺子，倚着沙发靠背娓娓道来：

“当我既穷且病的时候，有个梳着两根小辫子，穿着浅蓝色校服的女孩，嗯，不是普通的女孩，是个千金小姐，不顾家庭的反对，跑到我那时住在天台搭的那间房，伺候到我病好了。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李颀喉头微酸：

“那时，她只有十六岁。”

乐知音显然很感动：

“她真的是个与你有祸同当的朋友。”

“不！”李颀凝视着乐知音：“她是第一个女朋友。”

“隔了这么多年，你仍然当她是你第一个女朋友？”

“是的，我不能改写记忆。”李颀深挚地说。

“是的，是的，”李颀托着后脑的双手，这时已互握着放在膝上，抬眼注视着乐知音：“你能够改写你的记忆吗？”

乐知音呆了一呆，然后说道：

“你能改变你的浪子性格吗？”

这话一出，众人都惊奇乐知音的大胆，她不怕得罪李顾？

刚才李顾自动说的故事，是没有人听过的，难道乐知音有那么大的魔力，令李顾一切都坦白招供？

她凭什么说李顾是浪子性格？资料搜集员想：她真的有不为人知的资料？那是太敏感的话题了。

料不到李顾不以为忤，反而和气地说笑：“过奖了，穷孩子是连做浪子的资格都没有的，有朋友说过，我只不过是个拾荒的人。”

乐知音微笑：

“你的记性真好，还记得你的朋友在十年前说过的话，我认识你那位朋友。”

“那位朋友，有说过我的坏话吗？”李顾问：“我不是个乖孩子呢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你的朋友只说了一些琐碎事，例如你不喜欢女孩子头上有橡皮圈和发夹。”

编导心想：这乐知音原来是有备而战的，不要资料，亦不要彩排，料不到她认识个李顾的知心朋友，那当然所知不少。

李顾的五官，是愈看愈好看的，他那中间有凹痕的方下巴，此刻微仰，更动人。

“嘿，这位朋友，好多年不见了，他有没有告诉你，这些年来，有看过我的电影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乐知音托着下头，脸孔跟李顾很接近：“你的朋友说，一切都记在心中就是了，看了你的电影反而心里不好

过。记忆是很私人的，电影把你偶像化了，英雄化了，那不是他熟悉的你。”

李颀眼眶微微泛上一阵泪光，二号机的摄景师拍得投入，不用编导叫已经对牢了李颀的脸孔拍大特写。

“推进，推进，只拍他那双眼睛！”编导忽有神来之笔。

荧幕上只见李颀一双深邃含泪的眼睛，观众只听见李颀出自肺腑的声音：

“感谢，我感谢他那么珍惜他所熟悉的我。”

正拍到情感冲涌之际，广告时间到了，编导不禁咒着：“该死的广告时间……”

在短短三分钟的广告时间内，乐知音一反常态，并没有跟嘉宾聊天，只是走过去跟场务员耳语了一阵。

“知音摆什么架子，连李颀这天皇巨星都故意冷落？”编导在控制室说。

李颀却若无其事的坐着，没半点不自在，不过也没跟工作人员交谈。

直到乐知音带着个神秘的微笑返回座位，编导才放了心：

“不晓得她又搞什么古怪了。”

话没说完，已见场务员把个画架放在了乐知音旁边。

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！

“知音十一时”节目继续。

李颀不愧是一流演员，他把刚才的感人气氛连续。

“刚才我想哭，幸即广告时间到了。”李颀像大男孩般捂着脸笑了。

“你很念旧？”乐知音问。

“是。”李颀答。

“那末为什么不跟你那位老朋友联络？”乐知音问：“是不是你现在红透半天，没空理会老朋友了？”

李颀严肃地摇摇头：

“不，我很自卑，老觉得我的家庭背景、教育程度和所有条件，都比不上那位老朋友。他不找我，我便不好意思找他。”

“李颀，真料不到你这银坛宠儿，天之骄子也会有自卑感的。”乐知音道。

李颀苦笑了一下：

“每个人都有自卑感的，你有没有？”

乐知音想了想：

“没有。我没有。我绝对不是十全十美，缺点也很多，但是没有自卑感。”

李颀打量了她一阵：

“乐小姐，你一定是生长在富裕的家庭，得到充足的父爱与母爱，亦很有自信心，才不会自卑。”

乐知音哈哈地笑起来：

“不，那只是我天性乐观，做人不亢不卑就是了。”

“我比较悲观，当然，那和我孤独地长大的环境有关。”

李颀是年纪很小便无父母的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

“李颀，那不是自卑，那是愤怒。”

“也许是吧。”

“今天你什么荣誉都有了，应该忘却少年时的愤怒了，多少观众爱戴你啊！”

“奇怪，”李颀在思索着：“从前我一无所有，反而什么都不担心，过一天便一天。现在倒是担心多了。”

“担心什么？”

“担心下一部戏演得不好，担心走下坡。乐小姐，你知道做我们这一行是没有安全感的。今天红，明天便让人忘记。”

“不会的，你一直红了十年，根本一出道就红。”

李颀打了个哈哈：“十年了，乐小姐，你刚提醒我，我已经老了十年。”

“你们男人比女人有利呢，男人过了三十更有味道，我们女人便难了，一过了三便让人开始数皱纹。”

“本地影坛对过了三十岁的女演员很不公平，一过了三十便不让她们当女主角。”李颀说。

“就像我这样，只好做访问节目主持人！”乐知音哈哈地笑。

李颀轻轻地拍了她的背一下：

“乐小姐，你几时有三十岁了？”

“你研究过我的资料？”乐知音问。

“是啊，”李颀开始跟她玩了：“你研究我，我也研究你，乐小姐今年二十……”

“不许说！不许说！”乐知音嚷着。

李颀俏皮地一笑：

“好，那我就放你一马。”

乐知音一手按着胸口对李颀说：

“吓得我！”

“别怕，别怕……”李颀此刻十分温柔：“可爱的女人永远是可爱的。”

女助理编导在控制室说：

“李颀这话可哄死知音了。”

楼下二号录影厂的场务员又在打手势，表示还有一分钟便到广告时间了。

一号摄影机对着乐知音。

乐知音指着画架，面对观众说：

“这画架到底放在我身旁干什么呢？待会告诉你们。”

又是三分钟广告，录影厂的人可在这三分钟内自由谈话。

李颀看见场务员把水彩笔和一叠海报般大的画纸放在桌子上。

乐知音问：

“李颀，怎样？肯不肯？”

李颀顽皮地笑着：

“不告诉你，出镜时才让你知道。”

乐知音鼓鼓腮儿：

“二号机，准备随时对着画架。一号机跟着我和李颀。”

控制室里的监制说：

“这就叫做太上编导！”

编导有受辱之感，马上抗议：

“我和知音很有默契的，你少担心！”

节目再继续。

乐知音面对观众说：

“李颀还有一样大家所不知道的天分，那便是绘画，特别是人像。”

李颀双手乱摇：

“不行啦，很久没练习了！”

乐知音伸出皓白的手：

“李颀，我可以牵你的手吗？”